

古書醫言

三

武
501
9



門中武
號 501
3



古書醫言卷之三

安藝 吉益為則公言著

男 猷修夫校

孫 順信夫

太倉公傳

此傳總分四段自太倉公至喜醫方術第一段記淳于氏之出處也自高后至多怨之者第二段記受陽慶老人之法也言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此書今不傳然為則考索其跡淳于意之術蓋陰陽醫而非疾醫故其傳中往往失醫道宜矣其



所刑罪自文帝四年至除肉刑法第三段記淳于
意坐法當刑少女緹營敏達救刑也自意家居至
三十九歲也第四段記治療傳書循業對問也其
論亦率非疾醫之論又言有脈書上下經五色診
奇咳術換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亦
不傳也奇咳正義云奇爲奇經八脈也奇經疾醫
不取矣奇咳有說種種要亦皆陰陽之說非疾醫
之事所謂不知而作說之類也

以下醫案二十九條評

齊侍御史成之條

爲則曰淳于意以謂疽也考病名其說臆而非疾
醫之事故不取也扁鵲之法視毒之所在治之則
病名不知不言而可也成之病如太倉公之言期
而死偶中耳夫知死期病者與醫者無益徒邀名
利已名利者諸道固可講之而學之何不思之甚
五臟六府十二經絡脈法之事陰陽醫之事疾醫
不取詳見于扁鵲傳可考

齊王中子之條

爲則曰此病因之論皆臆也下氣湯方不傳惜哉
言治功則其方或可用矣然以方名推知其爲陰

陽醫之方也夫氣者天地造化之司而非人之司也何以毒藥得下氣哉唯以毒藥去病毒則無留滯而氣自升降也何以毒藥得升降於氣其誤可知

齊郎中令循之條

爲則曰淳于意以謂湧疝也中下熱而湧故名湧疝其治以中下熱爲本與以內爲本與此治難解且用火齊湯火齊湯者劉河間曰所謂黃連解毒湯也劉氏由何言之其出處不可知故論然言用之則必大便下利因知其方中必有大黃之輩

然則淳于意所論與藥齊異矣而藥乃有功焉是淳于氏暗投冥行而功建乃不知不識暗合扁鵲之則也學者思諸

齊中御府長信之條

爲則曰此病論陰陽醫之論而非疾醫之論也夫疾醫不拘寒熱苟欲從寒熱則不能建藥之寒熱且視本草一味寒熱之論人人異而不一定臆也今用之從曰寒與從曰熱與擇而不能取又擇而不能舍寧亦從我好惡豈非臆而何取其臆而爲治法奚治之有於是親自正之果無徵焉所謂

靜言庸違也吾黨不用焉

又曰淳于氏以入水中為病因是亦臆也信冬日墮水中而病與不病無它因其毒之有無也宜哉扁鵲視毒之所在為治

又曰淳于氏因入水中言熱病言暑汗而以火齊湯輩治之以是雖陰陽醫不拘於因則其治可知齊王太后之條

為則曰淳于意曰風痺客脰又曰病得之流汗出滲又曰風氣是療流汗出滲乎療風氣乎蓋以火齊治焉如劉氏之說則論與藥違矣而有功矣是

非有淳于氏之功而藥之有功也凡以脈論疾疾醫不為見扁鵲之傳足以知矣

齊章武里曹山跗之條

為則曰此亦陰陽醫脈論疾醫不取然言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者是也形弊者蓋言精虛古語曰攻病以毒藥養精以穀肉果菜古昔雖陰陽醫虛者不用毒藥鍼灸亦可以見齊中尉潘滿如之條

為則曰此亦陰陽醫之論於疾醫無益其曰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此合者乃素問所謂五臟六府

之合也而試之治療無効學者詳諸

陽虛候之相趙章之條

為則曰太倉公曰病得之酒又曰是內風氣也是以酒為主為治乎以風為主為治乎此兩端不可辨凡病論之無益可以知矣唯安穀者過期是也可見古人以穀肉養之未嘗以毒藥養之矣又曰皆為前分界法之句不可解

濟北王之條

為則曰此論亦陰陽醫之論非疾醫扁鵲等之所論也藥酒方後世不傳澆水字書曰手足濕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名之條

為則曰固亦非疾醫之論其論病因畢竟臆見太倉公以火齊湯為治氣疝與它例不合

故濟北主阿母

索隱曰孀母也服虔曰乳母也之條

為則曰淳于意以謂女子豎之病熱蹶也刺法可試病者與醫者無益徒論病而無治方皆贅言也齊中大夫之條

為則曰齩朽也齒後世有蟲齩之說疾醫不拘視毒

之所在去其毒則齒固而不痛乃後世血虫之論誤也不可從矣苦參湯出於千金方之方乎病因

或曰風或曰臥開口或曰食而不噉將從何治之
大倉公之論摸稜手蓋臆也

菴川王美人之條

為則曰淳于氏不言全證唯言不乳因用葭藶湯
是為後世所謂催生而用之淳于氏實不知道何
則藥皆毒而攻病之具也妊娠天姓而似人事非
人事也又似病非病也毒藥不可用也明矣大抵
憂本草中間論墮胎之藥是食醫疾醫相混誤矣
今妊娠十月中有病而用大毒藥病乃愈未曾見

有一人墮胎者誠哉古語曰有故無損又無損太
倉公曰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夫以
脈論病疾醫不取然今有堅塊則用消石消石乃
有効此美人乃然言出血則因塊用之明矣雖淳
于氏不知疾醫之道不拘其產後視其可用乃用
消石亦非後世陰陽醫之所可企望

齊亟相舍人奴之條

為則曰望色主病且其論以五藏相生相克之理
而言死期及不言治法病者與醫者無益唯名利
耳奚學之有

菑川王之條

為則曰凡此病論盡非疾醫之論故不足評唯此
上衝之治法以寒水拊其頭是可為後世用瀑布
濫觴也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之條

為則曰此病與治法皆難信言病得之好持重縱
令好持重大甚無毒之人決不病自重何關於要
是不臆則妄也又言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是毒也
無毒奚枯又言柔湯疾醫不言剛柔之齊

濟北王侍者韓女之條

為則曰此論以天事混人事誤也月事者天事也
月々不違故一曰月經其月經或違者以有毒也
去其毒則如天性月事來何今不知月事之故安
知有治法之藥哉一曰內寒一曰得欲男子而不
可得是臆也而不論其治法是謂之舌言竄藥方
不傳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之條

為則曰淳于氏以謂蟻癩正義曰人腹中短虫夫腹大之因
證用芫華是疾醫之法故有切矣其他病因曰戚
夕然戚縮小又曰毛美奉髮徐氏曰奉一作秦秦謂髮如蠶蠶事蓋

也。又曰：中藏無邪氣及重病以藏府論疾者皆臆也。疾醫不論爲則，又曰：重病不可解也。邪毒之外無病無病則色澤是必然矣。

齊淳于司馬之條

爲則曰：太倉公以謂當病迴風，是非疾醫之論。雖後如其言不取，夫飽食而疾走，不病迴風者甚多矣。無它病與不病者，由毒之有無也。陰陽醫不知此義，以臆論病，疾醫不然。視毒之所在，治其毒，故不言病之所因。

齊中郎破石之條

爲則曰：淳于氏以謂得之墮馬，僵石上卽是墜墮之病也。以脈論之，不關墮馬可知也。師言曰：病者安穀卽過期，古人貴穀誠然。又曰：陽處陰處可從，病者之好矣。死之逆順固不足論。

齊王侍醫遂之條

爲則曰：五石煉丹疑是服食家之方也。中熱所謂中暑也。中寒所謂傷寒也。扁鵲之論疑亦僞作。疾醫不論石之陰陽也。又曰：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爲則云：邪之外矣。有宛宜哉。淳于意自謂時々失之以臆，欲不失豈可得乎？

齊王故爲陽虛侯時之條

爲則曰此治暗合扁鵲所謂視病之所在故有功矣爲則又曰病得之內是論與方異矣故其所主不可知也於是太倉公之論不可爲教也明矣

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之條

爲則曰淳于氏曰瘖卽死瘖而未死也是陰陽醫之論假令刻屠腹內而遂五藏六府不可見理以推之脈以爲法宜哉其違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之條

爲則曰牡疝病名非疾醫之名其餘臆而不足論

問臣意所診治病之條

爲則曰夫度量規矩權衡繩墨皆器而雖愚夫愚婦可知若愚夫愚婦不可知私而非公公者天下之規矩而私者不可以爲公也彼太倉公以陰陽脈理配天地人以別百病此時變陰陽彷彿脈理以爲規矩故太倉公時々失之況乎其生徒不可學也明矣如扁鵲疾醫不然不俟切脈視毒之所在隨證處方雖生徒莫不然矣又曰周禮疾醫有焉陰陽醫無焉古人不用亦可知矣又曰病名多相類以脈別之病名何益之有

問臣意曰所期病之條

爲則曰死生本不應期依飲食喜怒則論死生期無益唯慎戒飲食喜怒是病家養生最第一義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之條

爲則曰太倉公云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以是知太倉公失爲醫之心也夫醫者不拘貧富視病人則如已病之何拘乎貧富之間

問臣意知文王之條

爲則曰夫精不可藥治乃然蓋本草不知此藥皆毒何養精之藥之有蓋精喘頭痛目不明之證吾

未見焉當慎診之勿過而可也太倉公曰氣者當調飲食云云此論後世醫家之龜鑑然夫氣者無形故非鍼藥所治且本草養氣藥人參之類皆誤矣

問臣意師慶之條

爲則曰無病論故不評

問臣意曰吏良之條

爲則曰是亦陰陽醫之論故不評

問臣意診病之條

爲則曰於是乎淳于意與扁鵲醫道之異益可知

也

太史公曰

為則曰太史公言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過也淳于意既失醫心而用毒殺之藥得其罪奚近之有扁鵲為李氏雖所殺非其罪也淳于意雖免刑其罪也悲哉

淮南子曰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

為則曰此病論非疾醫之義

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

公牛氏韓人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間公牛

氏有易病化為虎若中國有狂疾者疾作有時也其為虎者便還食人食人者因作真虎不食人者更復化為人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云云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死而神壯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

為則曰是非疾醫之論也如易病造化之事以人事不可論也孔子曰不語怪力亂神

凍者假兼衣于春而喝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柎木色青翳而羸瘠蝸皖此皆

治目之藥也云云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

為則曰枨木蝸牛治目之藥可試註虛為疾不合

古訓誤也

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

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瘡木氣多偃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下而汚氣多者為衍氣多仁陵氣多含輕土多利重土多遲

為則曰因多而言之則可矣以理而論之則甚不可矣若理以論之則是謂之以造化混人事必所以絕聖人之道也吾黨小子慎勿言焉

立夏日聚畜百藥

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辭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

一月而膏二月而映

為則曰此論在于管子及文子大同少異各不一
定皆論說之辭也論說之辭不可用於事實况於
病乎故疾醫不取

真人之所游若吹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
蟻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人也

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
也

物莫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
為則曰後世以烏頭附子為別物誤也詳辨于藥

徵故今不贅

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賂以治病同材而名自
取焉

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
歷俞張用之不節乃反為病物多類之而非

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

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

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
不可鑿也

夫亂人者芴藢之與藁本也蛇狀之與麋蕪也此皆

相似者

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搏者也離者必病

為則曰是亦非疾醫之說

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瘡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優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之所取太心為之制各得其所

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

為則曰治無病之病疾醫能治也陰陽醫雖論之

臆而無徵焉

人一氣則成病

為則曰二氣註曰邪氣于正氣故成病邪氣者毒也無毒則一氣故不病

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

好方非醫也

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云云用智如此豈足

高乎

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

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替藉所救鈞也狸頭

愈鼠雞頭水中已瘦魚散積血劉木愈齧此類之推者也

為則曰凡物試而後可決其能之是非也若因虫吮血言散積血之類則臆而無徵矣本草此類甚多故辨之

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與灰者同病難為良醫

為則曰譬喻而非疾醫之辭人食礬石而灰蠶食之而不饑魚食巴菽而灰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

蠶象之病人之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

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極瀉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云云茯苓掘鬼絲灰

蝮蛇螫人傳以和莖野葛毒藥則愈憂文疾者子治之者醫

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倦劇也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

病疽將成謂其子曰云云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

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

夫病温而強之食病明而飲之寒此眾人之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

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

為則曰是亦非疾醫之論也夫寒暑不病於人人因寒暑毒動而病無毒雖逢大寒大暑而不病醫者思諸

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洩者多矣

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蠹蚩走牛

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厮徒馬圍皆與仇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

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羸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爲則曰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蓋天地不可測聖人亦難識然故聖人之事

措而不論論而可學其唯法乎孔子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夫元王安道理以論此事理者無定準故人人隔異矣以其隔異之理論其不測之聖人其何有益且不知分莫大焉蓋學于古訓有獲而我善知而言之我善得而行之則言行盡微所不知者曰明一日故孔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

嗜欲養性之末也

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

爲則曰是不知疾醫之道而言之學者思諸

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由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

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湍之行也

爲則曰聖人戒嗜酒之害如此故飲酒之禮不能守之非聖人之徒也且過飲者多有水病死則多吐血或吐濁水宜哉曰爛腸之食

列子曰天積氣耳

爲則曰太抵老子莊子列子之語徃徃譬諭寓言而非疾醫之語蓋列子云天積氣耳是也夫君子行而言不能行則不言且人不可到天不可到而論之虛論也氣本無形無形則不可積今日積氣非寓言而何後世見積塊妄謂積氣是不可言而言之不可言而言之則事不成故後世家曰積氣

不治奚有不治之病哉是名之誤也何則氣者天之司也以人事不可治矣吾黨後世所謂積氣者為積毒而治之未曾見不治也今依有積氣之字正病名之誤矣學者思諸
斫撻無傷痛指擗無疥癢

為則曰是亦非疾醫之論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云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

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

為則曰是並非疾醫之論

百骸六藏悸而不凝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云非藥石之

所攻云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

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

自知而已矣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

曰唯命所聽云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碧樹而冬生實丹而
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
北化爲枳焉

爲則曰此注誤矣氣非病也病者毒也憤厥之病
聚毒於心胸以櫟皮汁治之古方胸痹用橘皮湯
可以徵矣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
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于府藏
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
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

疆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疆故
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
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
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
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
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
由訟乃已

爲則曰此論疑亦列子之寓言其曰自外而于府
藏者固藥石之所已者誠是故辨明焉夫人者以
人道而不以天道是聖人之道也蓋治天下以一

於衆心爲歸要然人心不同而同於一是天命也
以人事不可爲一也故有易者任以天命委以鬼
神一於衆心孔子雖聖人不關天下之政故其能
無所施用雖不施用於天下之政亦不可舍因作
十翼傳之夫天命自然之心以人事不可換也明
矣疾醫亦然夫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者天之正
令也五藏六府者造化之所爲也以人事不可測
也醫之所爲因人事所生之毒除其毒而已矣苟
去此毒則百疾皆治焉藥石之所已者不在毒生
之後則無可治者可以知耳

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云云

爲則曰是亦非疾醫之論意者列子托名而言之
身體偏枯手足胼胝

一朝處以柔毛絳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熱
生病矣

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郭中人戲之曰從
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
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
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莊子曰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

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云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

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

勺贅指天陰陽之氣有診其心間而無事跣躄而鑑

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

子輿曰子來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云

公反諉詒為病數日不出云當心則為病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

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

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

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趯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

也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

黷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

何也

子適有瘡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董也鳥桔梗也雞臙也雞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

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

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靜然可以補病皆賊可以休老

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入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與馬之飾憲不忍心為也

為則曰韓子外傳等書大同小異今不枚舉

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為則曰老子列子莊子諸書雖間謂病率盡譬諭

非疾醫之義

鹽鐵論曰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亾道也云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亾國也

為則曰死生存亾者天命也故雖扁鵲俞附微子箕子不能救矣蓋因病毒而死及不仁不義而亾者固非天命也治之以法及脩身以道而死亾者天命也

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調陽是以氣脈調和而邪氣無所留

矣夫拙醫不知脈理之賤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爲則曰嘻漢儒旣不知扁鵲之爲疾醫又以陰陽醫之說目扁鵲宜哉後世不知疾醫也夫陰陽者天事也非人事也爲何損之爲何益之矣耶安也蓋人飲食起居行正中節則無病而四支百骸無患此時乃得天地神明和光同塵之化也今如陰陽損益之說其論似可聞其事實不可見也夫醫

治疾病者也病者毒也以草根木皮解其毒則疾病盡去而已矣乃扁鵲之傳評辨之故茲不贅

扁鵲不能治受鍼藥之疾

爲醫以拙矣又多未謝

疾有固者不能明其法勢

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

之醫而未愈踰而後治病

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云云若癰疽之相滯色滌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曰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

淪骨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

扁鵲攻於腠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斲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觀未萌者君子也

爲則曰聖人能知人之生質疾醫能知病毒之所
在故治未形觀未萌者其唯聖人與疾醫耳素問
雖論之亦以陰陽之理故無徵焉

楊子法言曰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昔者妣氏治水
土而亟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售僞者

必假真禹乎盧乎終始乎

潛夫論曰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
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
哺乳多則生癰病

爲則曰癰病之名疾醫不道爲名之不可爲治也
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
疾可愈而壽可長也

爲則曰是亦非疾醫之事夫脈者知毒之有無也
非知病者也又曰氣之所結是漢儒以臆斲事所
以疾醫之道絕焉氣本無形豈得結哉

申鑒曰有養性乎曰養性柔中和守之以生已云云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爲則曰是亦非疾醫之論不知攻病與養生之道詳辨於答問書可考又曰後世所謂養生藥之誤以此論可識得也

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達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一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其德藥瞑眩以瘳疾中論前集曰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

爲則曰是聖門之學流也家語曰君子者行言小人者舌言是之謂乎

文子曰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音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能除此五者卽含於神明

爲則曰非疾醫之論斷不可取

心卵經曰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冥冥

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功靈默朝
參同契曰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兩參差失其綱
紀

藥與道乖殊丹砂水精得金乃併金水合處水火為
侶四者混混列為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為
父肺白為母腎黑為子離赤為女脾黃為祖云云若
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不得俛仰當此之
時周文操著孔子占象扁鵲操鍼巫咸叩鼓安能令
甦復起馳走

胡粉投火中色壞為鉛水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
以砂為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欲
作服食關互以同類者云云石膽雲母及礬磁硫黃
燒豫章泥永相煉治鼓下五石銅以之為輔樞雜性
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僥倖
訖不遇至人獨知之

為則曰楊升菴曰參同契為丹經之祖云云心印
經以下皆是神仙服食之事用於常人則必有害
矣醫家猶然慎勿混焉

